



诸神下界

- 当代苏联文学
 - [苏] 符·罗扎诺夫
 - 黄柱宇 唐伯讷 译
- 重庆出版社

诸 神 下 界

〔苏〕符·罗扎诺夫著

黄柱宇 唐伯讷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Роз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

БОГИ СХОДЯТ НА ЗЕМЛЮ

根据《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》,

Москва, 1959年版译出

校 审: 陈书汉

封面设计: 熊克强

诸 神 下 界

黄柱宇 唐伯纳译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71 千

1986年10月第一版

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书号: 10114·263 定价: 1.50元

献给我忠实的朋友

——基 玛

第一部



第一章

大雷雨从海上奔腾呼啸而来。

雷雨把七月的清晨搅得昏天黑地，把大自然截然划分为明暗两个部分。大海上空，雷声如排炮般轰鸣，波峰浪顶，升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。在防波堤后面，甚至在更远的灯塔那边，海天相连，融为一色。

然而，与滨海广场相毗连的市立公园里，骄阳却把园中小径上的黄沙照得金光灿灿。

广场四周种了许多小树。看来这些树刚栽下不久：在杨树、枫树、桤树和椴树幼弱的树干下，黑色的泥土还没晒黄。小树全都拴在木棍上，五颜六色的绦带虽经日晒雨淋，色彩仍很鲜艳。

树木栽得真多，在广场四周围成一个绿油油的圆圈。只有一棵种在人行道旁的桤树，不知为什么牵拉着枝干，旁边也没有木棍支撑着它。

花坛上，肺叶草蜡烛状的青铜色花冠争妍斗艳。一只蜜蜂不知从哪儿飞来，叮在花瓣上，细细搜寻着纤小的花萼，在它一只透明的翅膀上，一滴露珠正闪闪发光。

一只鹌鹑从金合欢丛中钻出来，向四面八方点着脑袋，在公园的小径上跳跳蹦蹦地跑着。

一声霹雳在城郊上空炸开了。

海鸥惊恐地咕咕直叫。

这时，乌云已布满半个天空，象浓黑的火焰飞速扩展，大海也变成黑压压的一片，一阵狂风呼呼地往城里刮来。狂暴的小龙卷风在广场上盘旋，一片尖尖的绿叶被刮落在电车轨道上。黑暗猛地压过来，盖住了城市。太阳顿时隐藏得无影无踪。

洒在马路上的头几滴雨点立即碎成了灰乎乎的小水球，落在电车轨道上的那片绿叶一下子变得灰暗了，枯萎了。

没有支撑的那棵小桤树，被头几滴雨点打得瑟瑟发抖。

茫茫雨幕笼罩了城市。冰凉的水流猛烈地倾注在窗户上，倾注在陡峭的屋顶上和滨海广场的条石马路上。在这倾盆大雨之下，不管是防波堤、灯塔，还是树影及广场本身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闪电在长空迸发出蓝色的火光，黑暗变得更加浓重。

小桤树的腰肢也弯得更低了。

看来，要是没有这大雷雨的袭击，要是它那纤细孱弱的树干没遭受这冷雨的鞭挞，没遭受狂风无情的摧残，这棵小桤树本来是可以挺起枝干生存下去的。

它被折断了，倒在湍急浑浊的雨水里。

高空又划过一道蓝色的火光，紧接着响起一声闷雷，隆隆的雷声震撼着广场和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二

“卡伊！卡伊！快起来呀！真是个瞌睡虫，快起来！”

“她正做美梦，梦见当上了工程师呢！”

“姑娘们，别打搅卡伊，她昨晚看戏很晚才回来。”

“噢，那就让这个可怜虫睡个够吧！”

卡伊虽然闭着双眼躺在床上，可这些吵吵嚷嚷的叫声，这些装腔作势闹着玩的假怜悯，她全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她不想起床，也不知是昨晚看戏回来得太晚，还是她想再听听伙伴们要对她叽咕些什么。她昨晚去看戏，完全是偶然的。她打电话给在苏尔列列的父亲，告诉他明天学院就要发榜了。她给姑母阿涅捷打电话的时候，姑母劝她一定要记住自己头天晚上做的梦……可真有意思，她梦见什么了？陌生城市里的一条大街，她爬上胶合板箱子，同站在下面的阿涅捷姑母谈话……一个多离奇古怪的梦啊！

同父亲和阿涅捷姑母打过电话，她路过剧院售票处，买了一张歌剧票。演出的是《叶甫格尼·奥涅金》。多美的音乐呀！塔吉雅娜使卡伊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连斯基也同样激动人心，可奥涅金却一点也不动人，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利己主义者。奥涅金在剧中的言论，卡伊自始至终没相信过一句。坐在卡伊身旁的，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尉。不知怎么的，演出结束后，在去电车站的路上，这位中尉同卡伊又走在一块儿了。他时而对演员评头论足，时而又谈起天气和大海，最

后还邀请卡伊看《天鹅湖》。直到跳上电车的踏板，卡伊才说她明天就要回苏尔列列了。真不知道那中尉的神情会有多么沮丧！

卡伊微微一笑，睁开了眼睛。

屋子里充满了明晃晃的阳光。

这是一间大学生宿舍，屋子里摆着几张床，几个小床头柜，一个衣橱和一张写字台。卡伊对这些朴素的陈设都很习惯，感到很亲切。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快的新生活，就要在这里开始了。

“你梦见什么啦，卡伊？”一个圆脸蛋、结着浅灰色发辫的姑娘走到她床边。

“没什么，莉齐。”

“就算没什么吧，”另一个面孔白皙、嘴角挺调皮的姑娘接上话头，“可是你说，昨晚同谁一道看戏去啦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列伊莉！”卡伊笑起来。

她一咕噜跳下床，穿上鞋，披一件轻柔的短袖连衣裙，走到壁镜前。虽然镜子有好几处水银已经脱落，卡伊仍然看见镜子里清清楚楚地映出一位姑娘：面颊红润，嘴唇睡得微微发肿，一双眼睛蓝得发黑。看来，镜里的这位姑娘，对于她十七、八岁的年龄来说，长得算是满不错了。

“姑娘们，听我说！今天早上的雷雨可真厉害呀！”莉齐脸上天真温厚的神态变得惊异严肃起来。“你们全都睡得象死人，可我差点没叫炸雷给震聋了。”

“夏天打雷下雨是常事嘛！”列伊莉很明事理地说，显然她

是要让莉齐和卡伊懂得，这种话题简直是不值一提的。

卡伊走到敞开的窗户前。窗外，早上那场大雷雨没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了。阳光明晃晃的，碧天静悄悄的，成对的海鸥在广场上空翩翩翱翔。只是在灯塔后面的大海上空，还浮动着一块小小的乌云。或许，这是刚刚生成的，也可能是早上那场雷雨残留下来的。

“去年我们村里劈雷还打死一个女人呢，”莉齐又开口说道，“真年轻哪。她到邻村去，半路遇上了大雷雨，就一头躲到树下。”

“雷雨在城里并不可怕，”列伊莉依然用那种深明事理的声调说。

卡伊一直没有做声。

她们三人在滨海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吃了早点。在学院举行入学考试期间，卡伊每天早上都到这儿来，要一块面包和一杯咖啡，或一杯牛乳酒加一只肉馅饼，权当早点。这样的早点可算得价廉物美了。

她们今天可以在咖啡馆里多呆一会儿。

考试持续了三周多，老实说，卡伊已经够累了。这期间，她完全没有一点空闲时间，无论是她父亲、阿涅婕姑母，还是女友们，她一个字儿也没给写过。连拉伊沃的信她也没回，小伙子一定委屈得不行。

很多姑娘都说，不能同小伙子交朋友。

其实这全是瞎扯。

拉伊沃两年前就中学毕业了，他比卡伊整整大三岁，但

他们之间却建立了最纯真的友谊，没准儿，比友谊还要深一层呢。父亲知道这件事，也很喜欢拉伊沃。在苏尔列列的火车站上，拉伊沃曾向她问道：“你在城里，不会把我忘掉吧，卡伊？”其实，她只是在考试那一会儿才没有想到拉伊沃。多可爱的拉伊沃呀！卡伊至今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十年制中学毕业后，竟会到纱厂去当一名钳工，他本来是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呀！

卡伊自己呢，早就决心取得工程师文凭，到大城市，进大工厂。看来，父亲并不特别赞同这种打算。他想要卡伊象拉伊沃那样，先在工厂里干一段时间。不过阿涅婕姑母坚持要卡伊进城念大学。虽然姑母也说，当工程师完全不是女人的事情，最好是去学裁缝，干这一行，即使到了晚年，也还有碗饭吃。姑母真是可笑哇！

“我们还可以散一会儿步，”莉齐说。

她们跨出咖啡馆，手挽手往公园走去。

在人行道旁，莉齐差点一脚踩在一棵倒伏的小桦树上。卡伊想要扶起小树，列伊莉却劝道，它反正活不起来了，树叶早已枯萎，树干也折断了。

卡伊深深地叹了口气。人生该有多么奇妙哇！现在，她有这么多挺不错的女友：胖胖的莉齐，结着淡灰色的长辫，来自集体渔场；自负而任性的列伊莉，则是远洋轮船船长家里的独生女儿；还有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其他伙伴们。卡伊将永远是她们的朋友，不管在大学念书还是毕业以后。总之，要做一辈子朋友。

她们兴高采烈地往前走，觉得世上的一切都非常称心如意。而他们即将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城市，也显得特别漂亮。路上的行人都向她们投来友善的微笑。真令人惬意呀！

她们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了一会，又回到滨海广场，过后，卡伊头一个踏着阶梯跑进了学校大门。

录取名单就挂在告示牌上。

这儿犹如在防波堤下，人如潮涌。

几个不相识的姑娘在高声招呼莉齐和列伊莉快来。而卡伊简直急得顾不上同伴了，拼命挤进密密匝匝的人群，直钻到录取名单跟前。

她飞快地把张贴的整个名单扫视了一遍，不知怎的，却没见到她自己的名字。满目全是她不认识的曼德列、穆斯特梅茨、莫伊克以及其他什么人。于是她又回到榜首，把名单挨个儿念了一遍。

名单上，仍然是那些曼德列、莫伊克、穆斯特梅茨什么的，她卡伊的名字竟然了无踪影。

“毫无疑问，这是搞错了，是打字员疏漏了，”她琢磨。榜示旁边挂着各种文告，她读起来。当她读到学院总务主任因未能及时运回燃料而受到批评时，心里才隐隐地感到焦虑。她定了定神，从一大群姑娘和小伙子中间挤出来。

“当然，这完全是打字员搞错了，”她又寻思道。

在招生委员会的办公室，卡伊遇见了秘书，这是一位戴眼镜的妇女，宽脸膛，并不漂亮。

“对不起，我想查一查……这儿有一点疏漏，榜上没有

我的名字……”

“您姓什么？”秘书严肃地问。

“梅加斯。卡伊·梅加斯。”

秘书翻了翻面前的名册，又问：

“是梅加斯吗？”

她慢吞吞地一页页仔细查找名单，那样子使卡伊怀有一线希望，但心里又感到害怕。卡伊注视着她的神情，可是，她只看见一副微微闪光的眼镜。

“是梅加斯吗？”招生委员会秘书出于什么原因又问了一遍。“您还差两分呢。”

卡伊大概是听错了吧，这个戴眼镜的女人对她说什么来着？她卡伊·梅加斯还差两分？！

姑娘的脸蓦地变得绯红。

“请原谅……可是，这不可能，”她低声说，“请您再查查吧，我是从苏尔列列来的。”卡伊着急起来，“以往我在城里上学，十年级是在苏尔列列念完的。我各门功课都好……”

招生委员会秘书冷冷地瞅了卡伊一眼。

“您明年再来考吧！就这样。”她在抽屉里翻了一阵，递给卡伊一叠文件：“喏，这是您的证件。”

办公室里进来一些人。

卡伊木然地拿起证明，惘然若失地回头望了一眼。秘书还对她说了句什么，可她没听见。

卡伊走出走廊，女伴们向她围了拢来。

“我也不相信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。”莉齐满面愁云地说，

“走，咱们仨一块儿找院长去！”

列伊莉沉默了一会儿，不无遗憾地说：

“我们本来打算要庆祝这个日子的。我给父亲打过电话了，他还邀请我们大伙儿去开一个隆重的晚会呢。”

“哼，干吗还提晚会！”莉齐不赞成地瞪了列伊莉一眼。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的……我一定去。”卡伊说道，她真不明白现在该往哪儿去。

莉齐一把拉住卡伊的手。

“现在我们就去找院长，卡伊！咱们仨一起去。”

卡伊把手挣开：

“算了，算了！没有必要去了！”她还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来，一口气往大门口跑去。

在大门的台阶上，她站住了。

她做过的梦又重新浮现在脑际：她卡伊爬上胶合板箱子，对阿涅婕姑母讲着什么。哦，她的梦原来是一种预兆：她骄傲得太早了，因此，现在受到了惩罚。

她不应该去看戏。

她今天早上也不应该同女友们去散步。

她早该想到人的许多希望都无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而个人命运的安排也常常是身不由己的。阿涅婕姑母就老是这么说，父亲还嘲笑她呢

该怎么办呢？

卡伊听见身后传来一片兴高采烈的说话声，便匆匆走下了台阶

得马上想点办法。可是从何着手呢？去找院长？给远在苏尔列列的父亲打电话？还是到教育部去上访？院长也会向她重复招生委员会秘书所讲的那一套。到部里去她又能告谁的状呢？自己榜上无名，又该如何向父亲交待？

这一切，都是不过半小时之前的事情。

太阳依然令人目眩地照耀在城市上空。人们熙来攘往，行色匆匆，不时碰在她的身上。一点风也没有，令人憋气。电车的铃声无缘无故地丁丁当当响个不停。橱窗里陈列着粗笔大彩的戏剧广告。

卡伊搭上了就近的一辆公共汽车。

她要往哪儿去，去干什么，她自己完全不知道。直到汽车开到郊区，她才忽然醒悟过来，下了车。一座巨大的松林公园从这儿延伸出去，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。但卡伊没有去找她。卡伊读书的时候，曾不止一次乘车到公园水上运动站来，不过只是随便散散步。这儿总是既热闹又快乐的。

现在，她并不需要这种热闹和快乐。

她不知不觉来到公园里一尊巨大的鳄鱼石雕面前。这是很久以前一个癫狂的男爵雕成的。这尊鳄鱼石雕张着血盆大口，看上去既怪诞、又可笑。

卡伊从石雕旁边走过去，立刻把这只鳄鱼置诸脑后了。

卡伊一路上看见的和听见的，都引不起她的注意，也没使她产生任何感觉。

她徒步回到城里。

卡伊走了很长时间，走累了，忘记了饥饿，最后总算回到了宿舍。她告诉管理主任说，她要回去了。

莉齐和列伊莉都不在宿舍里。她把衣物、书籍塞进小皮箱在窗前呆了一会儿。港口上，调度机车呜呜长鸣，然后又响起尖厉的汽笛声，看来，是一艘远洋货轮进港了。一列少先队员穿过滨海广场，队鼓嘭嘭地敲得震天价响。

可是，这一切都与卡伊毫无关系。

她赶上了去苏尔列列的火车。

于是，车站旁边的建筑物、花圃、房屋、工厂的围墙开始从车窗外掠过，然后就是绵延的割过的草地。地平线上，在一片苍郁的森林上空，高大枞树的黑魑魑的轮廓清晰可辨。这些枞树，就象她此刻正在离去的这座城市的了望塔。

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都已经无可挽回，叫人害怕。

生活已失去任何意义。

三

汽车里很郁闷，区执委主席梅加斯推开了侧窗的玻璃。

刚下了一场短促而猛烈的雷阵雨。雷声还生气似地轰隆轰隆响了一两次。最后一片灰白色的云群，象雏雁般从森林上空掠过：雷雨已经远去了。

车厢里突然充满了椴树清香的气息。

公路旁边长满了风铃草，它们象乐队一样站得笔直，喇叭筒被太阳照得亮晶晶的，叶片也忽闪忽闪地射出光斑。碧